

浙江戲劇叢刊

一九八〇年 第二輯

天涯斷腸人（七場話劇）
天 高

三 千 三（六場越劇）
鄭一文



编辑说明

一、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繁荣我省戏剧创作，我们编印《浙江戏剧丛刊》，陆续发表本省创作、改编和整理的各种题材、体裁、风格的剧本。

二、欢迎各地专业、业余文艺表演团体推广、移植演出本刊发表的剧本。

三、本刊不定期出版，暂定内部发行。稿件凡经采用者，不影响作者对稿件的再作处理和另取稿酬。

浙江省文化局艺术研究室

天涯断肠人

(根据李栋、王云高小说《采云归》改编)

(七场话剧)

天 高

人 物 表

(年龄以第一次出场计算)

黄维芝	男	40岁	字伯兰，国民党少将军医主任。
钟离秀兰	女	58岁	黄维芝妻，肖州艺术大学教授。
黄小芝	男	30岁	黄维芝子，东海舰队805艇艇长。
钟离汉	男	35岁	黄维芝妻弟，国民党少将后勤主任。
曾耿	男	45岁	字介臣，国民党中将参谋长。
陶叔冶	男	42岁	解放军华东前线群工部长。
朱福	男	28岁	黄维芝随身副官。
朱义	男	28岁	朱福之子，“东亚号”轮机手。
闵子水	男	43岁	“东亚号”渔轮船长。
茜丽	女	42岁	钟离汉之妻。
钟离孝珍	女	17岁	钟离汉之女。
林菊仙	女	32岁	皇后舞厅歌星。
任九车	男	38岁	西蓬市警备副司令。

方 蔚 男 26岁 “青年战士报”记者。
园 觉 男 78岁 普救寺禅主。
悟 胜 男 18岁 普救寺小僧。
外国游客 男 40岁 某国商人。
蔡 课 长 男 37岁 警备区稽查处课长。
侍者，警卫甲、乙，纹身流氓甲、乙。
张副官，游客甲、乙。

序 幕

〔琴弦琤琮，歌声悠扬。

山屹屹，

水回回，

山长水远莫相违，

何日采云归？

料得严寒终有尽，

九天今已动春雷，

起舞弄清影，

何日采云归？

〔词曲声中幕启，一道朝阳射向珠帘低垂的水榭，水榭中一位妇女在精心谱曲弹唱。

〔片刻，黄小芝同朱义并肩而入。我们看到了大厅的全貌，这是一个旧式的客厅，墙悬书画，案置盆景，只是从几幅欢迎台湾同胞的宣传画上才看得出已经是一九七九年的春天。

黄小芝（他是东海舰队805艇的艇长，30岁，英俊魁梧，为人热情。）朋友，不要客气，随便坐。

朱 义 (二十七、八岁的台湾渔民，身体并不瘦弱，但是，因为生疏，显得拘谨和不自然) 这……这就是官长的家吗？

黄小芝 看你，又来了，我不是官长。

朱 义 噢，艇长先生。

黄小芝 我们平时不称呼职务。我叫黄小芝，你就叫我小芝好了。

朱 义 是，黄艇长，——噢，不，小芝先生。

黄小芝 坐，喝杯西湖龙井茶。

朱 义 谢谢(喝茶)啊！真香！（新奇地观察大厅陈设）

黄小芝 这些画都是我妈画的，她是肖州艺术大学国画系的教授。

朱 义 画得太好了，采云归？

黄小芝 这幅画和这首词是她自己最喜欢的，所以谱了曲，经常弹唱。(两人静听水榭中传来的歌声。片刻，黄小芝看了看表)练琴的时间快结束了，一会儿，我就给你们介绍认识……(电话铃声，接电话)喂，是的，陶伯伯，你好！对了，今天是我卅大寿，当然欢迎，面条保证供应！……朱义？……在我们家，什么？他们的渔船修好了，马上就要回去？你等一等。(对朱义)闵船长要找你讲话。

朱 义 (接过电话)我是朱义。(突然转讲台湾话)是！是！我马上就到船上来。(放下电话)小芝先生，真遗憾……

黄小芝 这就走？不，你等一等，(叫)妈妈！

秀 兰 (在水榭中)是小芝回来了吗？

黄小芝 妈妈，请你出来一下。

秀 兰 (仍在水榭中)听说这次大风中，你们舰艇接到了援救台湾渔船的任务？

黄小芝 是的，妈妈。（帮助撩起珠帘）

秀 兰 （走出水榭，我们看到了一个风采动人的老年妇女，卷曲的头发已现银灰，两眼饱含着热情的光，她就是失去丈夫卅年的钟离秀兰，虽然高龄近六十，但看起来最多四十五、六岁。）任务完成得好吗？

黄小芝 很好。妈妈，这就是我们从大风中救起来的台湾同胞。
（指朱义）

秀 兰 （回头看到朱义）欢迎，欢迎！

朱 义 我叫朱义！

秀 兰 朱义先生（握手），第一次到大陆来吧？

朱 义 是的。

黄小芝 朱义是勇敢的轮机手，要不是他胆大心细，那只渔轮早就翻进太平洋罗！

朱 义 我们万分感谢大陆海军弟兄的冒死营救，小芝先生是第一个带缆跳帮的英雄。祖国政府是我们的再生父母。

秀 兰 大陆和台湾本来就是一家人嘛。你们到西湖去观光过了吗？

朱 义 太美丽啦，和我们的日月潭一样吸引人。

秀 兰 朱先生是台湾人？

朱 义 是的，出生在台湾，妈妈是高山族人，生下我不久就死了。听我生父讲，我的祖籍也在大陆。

黄小芝 （捧出一盘枇杷）这个季节没有什么水果，听说你们那里是“水果之乡”，一年四季水果不断？

朱 义 是的！这个（指枇杷）也有，但没有这么大。

秀 兰 请尝尝，这叫白沙枇杷！（剥一个枇杷给朱）

朱 义 （吃）啊！很甜！

秀 兰 朱先生说祖籍也在大陆，什么地方？

朱 义 安徽凤阳，朱家集。

秀 兰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朱 义 朱福。

秀 兰 朱福？！过去在军队里做事？

朱 义 是的。可是，前年他含恨去世了。

黄小芝 妈妈，你不是常说，跟爸爸去台湾的副官也姓朱吗？

朱 义 怎么，小芝先生的父亲也在台湾？

秀 兰 是的，三十年了，我们经常在打听他的消息……

朱 义 请问，老先生的名字……

秀 兰 黄维芝

朱 义 啊！

秀 兰 怎么，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朱 义 听说……不，不知道……（掩饰地）这幅画太好了！

黄小芝 （激动地）朱义兄弟，有什么话你就大胆地说吧。我们这儿没有特务盯梢，没有人安窃听器，你快把真情告诉我们吧！

朱 义 （一把抓住黄小芝）小芝兄弟！我——

〔陶叔冶和闵船长上。〕

陶叔冶 （年逾七十，头发斑白，但精神焕发，声音宏亮。他长期担任统战工作，现是政协负责人）秀兰，秀兰。

秀 兰 老陶！

黄小芝 陶伯伯。

陶叔冶 你们看，“东亚号”闵船长专程登门拜访来啦！

闵子水 黄先生！

黄小芝 闵先生，这是我妈妈。

秀 兰 欢迎，欢迎，钟离秀兰。

闵子水 （四十多岁，秃头金牙）黄老太太！“东亚号”闵子水。

（给名片，握手）

闵子水 黄先生见义勇为，舍己救船，我东亚同人无不钦佩，特

此前来面谢。(送一盒礼品)

秀 兰 大陆和台湾本是骨肉同胞，何必见外。

陶叔冶 是啊！我们分开的时间太长了，造成了人为的隔阂，应该尽快地象一家人一样重新生活在一起才对。

闵子水 是啊！是啊！

黄小芝 朱义先生，你刚才的话还没有讲完——

朱 义 不，不，我没有讲什么！

黄小芝 你不是说大陆上也有亲人吗？

闵子水 噢？朱义，是吗？

朱 义 没有，我是说，船友中不少人的老家在大陆，亲人也一定在大陆。

陶叔冶 闵先生，朱先生，你们这两天大概已经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之后祖国大陆的变化了吧？中国需要统一，中国必定富强。

秀 兰 陶老先生是黄埔的老学生啦，现在省里负责政协的工作。

陶叔冶 我陶某，白发苍苍劲犹在，为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当仁不让。不管是谁，如果想找大陆上的亲人，敝人一定帮忙！

闵子水 谢谢！谢谢。(看表)呀！时间不早了，为了不影响“东亚号”起航，不能久留了！（向朱义）我们不打搅了！

朱 义 (欲言又止)再见了，小芝先生，钟离教授……

秀 兰 等一等，闵先生。朱义先生和我儿子小芝是患难之交，我想送一点礼物作为纪念。

陶叔冶 好嘛，这个想法很有意义！

黄小芝 妈妈，你的意思是——

秀 兰 朱先生刚才说喜欢这张画，就把它取下来。

〔小芝用木叉取下立轴《采云归》

陶叔冶 对，有眼力，这是钟离教授的精心杰作《采云归》。
 （不由望着立轴念起来）“长恨天涯隔一水，白头唯有影相随，西湖明月在，何日采云归？”问得多好呀！闵先生，你说呢？

闵子水 （不甚懂，望着画）是的，是的，这云彩确实很好看！

秀 兰 闵先生，请把大陆人民的心意带回去吧！（眼中饱含着热泪，将画卷送交朱义）

朱 义 （激动地）谢谢教授，谢谢……（回头看闵的脸色）

闵子水 （愠怒转为假笑）收下罢！

朱 义 （勇敢地接下，敬礼。还想讲什么）……

闵子水 （对朱义）那——我们走吧！再见了！（鞠躬告别，陶同下）

朱 义 （默默走到门口复回，紧握黄的手）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闵在门外叫朱义，朱义飞奔而下，黄小芝送下）

〔静场中汽车声远去。黄小芝复上。〕

黄小芝 妈妈，陶伯伯说他一会儿再来……（见母沉思）那个姓闵的真讨厌，肯定是个“钉子”，刚才朱义把嘴边的话又漏回去了……

秀 兰 是啊，朱义一定很了解你爸爸的情况，他是朱副官的后代，当年就是朱副官陪你爸爸到上海去的，说是三天就回来，可一别就是三十年哪！

黄小芝 妈妈！

秀 兰 三十年啦！

〔炮声隆隆，灯光暗转。〕

朗诵：忆江南，恋江南，

隆隆炮声压湖山。

狂风折断连理枝，

人去泪涟涟！

第 一 场

一九四九年五月初。

〔景同序幕。仍在江南某城，黄维芝家大厅。〕

〔明显看出这是三十年前国民党逃跑时的残局，盆景枯萎，箱笼待运，一片杂乱。〕

〔灯光复明，场上勤务兵正在整理箱子，远处传来报童的叫声：“看报、看报，吴兴失守，张耀明转移舟山，汤恩伯固守上海……”〕

〔勤务兵甲跑上。电灯突然灭了，点油灯。〕

勤 甲 伙计，听说了吧！吴兴都失守了！

勤 乙 啊！这么快，离咱们这里不远啦。

勤 甲 要不了多少时候了！

勤 乙 还没有喘过气来，又要跑了……

勤 甲 朱副官来了，走……（俩人下）

〔电话铃声不断，朱福手拿报纸上。〕

朱 福 （年青、厚道，忠心耿耿，他跟随黄维芝当副官已多年，形影不离。略有迟疑地接电话）喂，黄主任病了。什么，找后勤主任钟离汉？他不在，船上已经装好了。明天一早开船？好，我一定告诉他。（放下电话）勤务兵！

〔勤务兵甲、乙上。〕

勤 甲 在。

朱 福 把这两个箱子搬到船上去。（勤务兵搬箱下）

〔电话铃又响，朱福烦躁地取下来故意不听。电灯又亮了。〕

朱 福 （片刻后对电话）什么？我们主任病了。是！是！曾参谋

长！主任可是真的病啦！……我一定报告。（放下电话）
〔黄维芝在朱福打电话时上。

黄维芝（少将军医主任，为人耿直，医道高强。虽是黄埔毕业的前辈，却因思想左倾，并不重用。他抗战胜利时曾放走共产党干部陶叔冶，对内战又时有不满，已引起上峰的关注。年四十岁）怎么回事？

朱 福 曾参谋长来的电话，问你什么时候去上海。

黄维芝（愠怒）你没有告诉他，这两天我生病。

朱 福 我说了，曾参谋长说汤总司令来电话催了好几次……

黄维芝（暴怒地）我黄维芝为党国出生入死，从不懈怠，没有想到老婆生孩子请两天假都逼得那么紧！

朱 福 主任高令四十得贵子，这个时候上峰还能不给几天假吗？放心吧！喔，钟离主任说，他今天也要走了！（交报纸）

黄维芝 都走吧！树倒猢猻散！（打开报纸，一信封落地，朱福拣起）谁的信？

朱 福 （望着信封惊呆）这——

黄维芝 怎么回事？！

朱 福 是……是解放军华东前线指挥部送来的！

黄维芝 什么？（怒）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朱 福 刚才和报纸一起送来的！（交信）

黄维芝 （看了看信封，一笑，扔在桌上，继续看报）哼，溃不成军！

朱 福 听说，和谈代表都留在北平不愿意回来啦！

黄维芝 你也想来劝我投降共产党？

朱 福 小的不敢。可是，前线战况节节败退，太太临产又不宜多动，跟着他们象兔子一样跑……主任，还是要从长计议呀！

黄维芝 (感情地)朱福，你已跟随我多年，今天是应该听听你的想法。

朱 福 (勇敢进言)主任，你常跟我说：“人心所归，唯道与义。”我想共产党之所以得势，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黄维芝 是呀，义军必胜！

朱 福 那就看看这封信吧！（举信）

黄维芝 (正色)朱福，你放下！

朱 福 你不愿拆我来拆！（欲拆信）

黄维芝 (严厉地)朱副官！军纪不容！

朱 福 要杀头要坐牢由我一个人承担！

黄维芝 (怒斥)别拆！你胡涂！你以为真是共产党寄来的！？

朱 福 怎么？

黄维芝 人家早就想给我栽赃了，军统局的老爷们什么事干不出来？

朱 福 你是说这是军统特务伪造的？

黄维芝 这两天门口经常有狗，你没有看到？他们对我早就防范了！

〔秀兰已在房门口听到两人的谈话。

朱 福 唉！这——（放下信）

秀 兰 (她比序幕年轻许多，虽有身孕但体态未变，穿着一身紫红的旗袍，显出几分华贵和庄重)把信给我！

黄维芝 秀兰！你……

秀 兰 (边说边拆信)我一不是军人，二不怕共产，尤其想见识一下特工们的手腕，开开眼界……（看信，惊喜）维芝，是陶叔冶寄来的！

黄维芝 什么？叔冶！（抢过信急看，心情更为复杂，突然，撕信）朱福，立即烧掉！

朱 福 (接过碎纸)主任……

黄维芝 不要多说，快去烧掉！

朱 福 唉！（跑下）

〔黄维芝心情烦躁，拉开通水榭的珠帘。〕

秀 兰 （望着黄的行动，理解地）维芝，天无绝人之路，慢慢再想办法嘛！叔冶的信上不是说欢迎你……

黄维芝 不可能呀！戒马半生铸大错，回首往事悔恨迟，虽说共产党公布的这两批战犯里没有我的名字，可大小总是一个少将！

秀 兰 难道你还想跟着他们走？（激动阵痛）

黄维芝 不！……（发现秀兰脸色有变）秀兰……朱……

秀 兰 别叫，没有事了。

黄维芝 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秀 兰 我只希望这两天你不要离开我。

黄维芝 不离开，一定不离开，你会平安分娩的，我们的宝贝会平安出世的；

秀 兰 （靠在黄肩上）只要孩子生出来就好了，我们就可以走……

黄维芝 走！往那里走啊！唉！

秀 兰 维芝，你——

〔朱福上。〕

朱 福 主任，太太，医生来了。

黄维芝 请。

〔朱福引陶叔冶上。朱复下。〕

陶叔冶 （四十岁左右，头戴礼帽，手提药箱，进门后脱去礼帽）伯兰兄嫂，久违啦！

秀 兰 叔冶兄！

黄维芝 （惊）是你！只身来此，太危险啦！

陶叔冶 小弟略识医道，听说嫂夫人身孕临产在即，特来助一臂

之力。

秀 兰 刚刚收到叔冶兄的来信，我正和维芝在商量……

黄维芝 秀兰，你——需要安静！

秀 兰 叔冶兄，我们身陷图圉，正在踌躇……

黄维芝 (愠怒)秀兰！你还是快进屋去休息吧！

秀 兰 不，维芝，你让我说完。我是个教书画画的妇道，对政治素无兴趣，但命运使我坐上了国民党的战车……

黄维芝 秀兰，都怪我！现在车仰马翻，血染战袍，我是未列名单的战犯，前途、出路何需多言？

陶叔冶 伯兰兄，出路就在眼前，前途并不暗淡。共产党言而有信，起义者既往不咎，何况伯兰兄抗战有功，反共不力，这些年受尽汤恩伯之流的箝制、排挤。你的处境我们很了解，你的为人我们都知道！

黄维芝 (紧握陶的手)叔冶兄，共产党虚怀若谷，不计前仇，对未将仁至义尽，伯兰我心悦诚服，可是——

陶叔冶 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

黄维芝 叔冶兄，直言相告，军统局已经对我实行特别监视，我担心连你今天都很难出得去！

〔朱福急上。

朱 福 主任，曾参谋长到。

黄维芝 糟了！

陶叔冶 来得正好，三年不见，我倒想会一会这位老同学。

黄维芝 不行，秀兰，先请叔冶到内室避一避。

〔秀兰与陶入内室。

黄维芝 (对朱福)你就说，我卧床不起，不能迎候！

〔曾耿及张副官上。

曾 耿 不必客气，老同学。

黄维芝 你！

曾 耿 哈哈，你的病我还不知道？不要找借口了！（朱、张下）

黄维芝 我找什么借口！信不信由你！病了就是病了！

〔秀兰从内室急出。〕

秀 兰 介臣兄！是我病了！是我让维芝请个假，要罚就罚我吧！

曾 耿 弟妹言重了，我并没有责怪伯兰的意思。现在是“大难临头各自飞”，若不是上峰有令，我才不管这些闲事！

黄维芝 哼！

曾 耿 信不信由你！汤总司令催你去上海的电话知道了？

黄维芝 这两天我不能走。

曾 耿 我已经替你呈请过了，不行啊，汤司令的健康由你负责，刚才又来电话……

黄维芝 （怒）我黄维芝是人，不是牲口，生儿养女，岂能袖手不管！

秀 兰 介臣兄，弟妹尚有一事费解。

曾 耿 请讲。

秀 兰 你和伯兰，从小一起长大，同入黄埔，共赴沙场，可谓生死之交，手足之情啦！

曾 耿 那——当然！

秀 兰 我和伯兰对介臣兄可曾有过口蜜腹剑、背信弃义之处？

曾 耿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

秀 兰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活活拆散我们夫妻？

曾 耿 弟妹，别误会，汤总司令说他本人要维芝去看病，要我陪同前往。

黄维芝 什么看病，是软禁、押送上海！

曾 耿 伯兰，这是什么意思？

黄维芝 三年前，就在这个地方，你奉命破坏和谈想抓叔冶，三年

后又来逼我，岂非旧戏重演？

曾 耿 三年前可是你放走了叔冶，我违抗了军令，军棍打在我一个人的屁股上呀！老同学，我是个军人，以服从为天职，碰到这种事真是芒刺在背，进退不得呀！（见两人冷淡）弟妹，你们全家一起走，飞机票没有问题。

黄维芝 你看她这个样子能走吗？

曾 耿 那——我再给汤总司令打个长途电话，就说你确有重病。

（拨电话）

〔陶叔冶从内室出。〕

陶叔冶 （按住电话）不必打了。

曾 耿 （惊）是你！（回头看黄）这是怎么回事？

陶叔冶 阔别三载，很想再和介臣兄叙谈叙谈。

曾 耿 伯兰！时过境迁，今非昔比，窝藏共产党是要杀头的！

陶叔冶 曾参谋长，我是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前线指挥部专程找你的！（给一信笺）

曾 耿 陶叔冶，你们共产党虽然沙场获胜，兵临城下，但是，在这里，只要我一个命令，照样可以把你抓起来！

陶叔冶 要是怕你抓，我就不来了。

曾 耿 你到这里来想干什么？

陶叔冶 谈谈。

曾 耿 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谈的。

陶叔冶 我想告诉曾参谋长，历史是无情的，前途应该看清，解放军已过长江，上海即将解放。难道你们还要跟着蒋介石落荒而逃，继续作恶下去？

曾 耿 不用说了，你们共产党战将云集，势如破竹，这我都承认。但我曾耿不信共产主义，宁做刀下鬼，不作阶下囚。

陶叔冶 好吧！介臣兄，革命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中华民族必将取得解放，历史的车轮谁也无法阻挡，希望二位今后不要再做亲痛仇快的蠢事，不要失去立功赎罪的机会，不要沦为受人唾骂的千古罪人！

〔门外传来警车声。朱福上。〕

朱 福 报告，宪兵队紧急戒严，说是要抓一个共产党的大官。

〔张副官上。〕

黄维芝 张副官，请你把这位医生护送出城去吧！

张副官 这——

黄维芝 介臣兄，还是你的车比较安全，有特别通行证，免得宪兵队噜嗦！

秀 兰 医生是我请来的，介臣兄帮这大忙，弟妹向你代为致谢。

曾 耿 （无奈）张副官，快去快回。

陶叔冶 （戴上礼帽，提起药箱）诸位先生，后会有期！（握手告别，张副官随下，朱送下。）

〔汽车声远去。〕

〔曾耿想打电话，被黄制止。〕

黄维芝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何况叔冶此来全为你我……

曾 耿 事情要是捅出去，大家都完蛋。

黄维芝 人各有志，话可以不听，箭不可暗射！

曾 耿 嘿！……（传令兵急上。）

传令兵 报告，汤总司令急电。（曾耿看电报后无言）

黄维芝 （接过电报看，沉默无言）……

秀 兰 汤恩伯怎么说？（也看电报）啊！（哭）

〔朱复上。〕

朱 福 （见状惊异，拣起电报念）“令黄维芝明晨到沪，违抗军令，军法处置。”